

新定哲叢談卷之四

目錄

大久保親春 八條

僧月性 十一條

僧月照 八條

浮田一蕙 五條

齋藤王平 七條

川類大宰 五條

太鹽平八郎 七條

駒井躰庵 六條

御堀耕助 三條

小倉所平 四條

江藤新平 七條

前原一誠 五條

西郷隆盛 廿四條

木戸孝允 廿二條

大久保利通 廿二條

三好監物 四條

桐野利秋 九條

篠原國幹 四條

大山綱良 五條

川路利行 五條

一百七十三條

新編先哲叢談卷之四

廣島 谷 莊太郎編輯

○大久保新春、土浦藩士也、字子信號、靖齋、稱要  
為入慷慨有見識卓絕人也

親春土浦藩士也、當天下無事之時、常用心於边防、憂  
憤見于辞色、世人往々目曰狂、嘉永三年藩主奉幕  
府命、守浪華城、建議置砲臺海口天保以備不虞、親  
春與有力焉、因謂西洋火術日精、不可以不學、乃研  
究其術、始鑄巨砲、自題銘曰神靈忽奮神州氣、蠻器

却碎蠻國船

親春之在浪華也安政元年魯夷碇泊浪華港親春率兵警備指揮整肅甚可觀藩主大賞之其名轟于全國

親春幼而孤事祖母孝鄉黨稱之性恭謙手采秀微言語清爽善與人交四方之士乞謁者一月大率至二百名常置筆硯座右記其語顛末其所交多一時名士會澤總齋藤田東湖藤森弘菴等最親善云親春每聞雷鳴喜稱快夕可見其剛邁也其所著花字津穗五卷懷刀記一卷土屋氏系譜二卷武林隱見錄

一卷土屋家累代言行錄一卷正氣堂叢書三十卷雜錄十卷皆藏于家

親春之在大坂也幕府諸有司上京議閱兵庫港親春大論其不可使藩主抗疏其議遂止五年藩主免職親春扈從歸江戶遂爲幕吏所忌中以法禁錮之六年病歿年六十二當其被譴責泰然自如嘗謂親近曰不過三年吾寃當洗雪歿後三年一朝廷命幕府赦其譴云

親春在藩土屋氏之祖先之墓在界斐者年久而堙滅人莫能知其所親春徵之古籍問之父老始知其所

告藩主每歲遣藩士祭祀焉是親春所以有系譜及累代言行錄二書之著也其忠孝追遠之情蓋厚矣哉

親春材負文武有名聲最爲薩人所重幕吏廉之得其與義徒交通文書有謀要擊間部閣老干東海道事因以罪云

親春之在大坂也魯艦來干天保山下大原公微行訪親春請就而借兵親春困甚云

○僧月性者周防人也字知圓住持於其國大島郡遠寄村明圓寺

月性爲人狂狷憂世一日誦西蕃紀傳至於西班牙以天王教盡誘呱哇遂奪其國慨然揮淚曰嗚呼彼得民心有一天主教焉而已彼既以教誘民我亦不可不以教結我民心夫民之易感動也莫吾爲教若我將以吾教結民心以拒彼來誘我民者因每說法必寓尊王攘夷意言々懇惻声淚俱下庶民感激翕然趨之聽者常數千百人云

月性之主尊王攘夷之說也其藩老益田某等尤信愛屢延見之於是月性之名譽噪于遠近時人号曰海防僧

月性在京師也安政丙辰春本願寺主召月性於京師  
向其所志月性乃作數千言書門主大奇之給俸錢  
若干置之東山別院將有所用

月性之在京師也時天下爭講海防策京師儒梅田源  
二郎素與月性交善一日談及紀伊海防囑月性往  
說其藩月性即理行裝至和歌山藩老久野某迎見  
之私邸大嘉其說嘆稱曰以方外人其杞憂猶如此  
我輩肉食妻帶豈無怛怛乎

月性在京時幕府開拓蝦夷也命本願寺遣其徒以教  
諭夷民月性中選將之蝦夷適有故不果居年餘辭

而歸喪母衰痛作其狀悲泣淋漓誦者皆垂淚五年  
戊午春本願寺主又召月性月性暴病而死年四十  
二

月性狀貌魁梧好酒善詩自号清狂歷游四方與天下  
名士交一時有名儒家篠崎小竹齋藤拙堂坂井虎  
山等皆懸榻待之且各作文貽之時論比之於靈一  
浩然其少時出鄉也題壁曰

男兒五志出鄉闕學若不成死不還埋骨豈期墳墓  
地人間到此有青山

月性平素土木形骸破衲敝履頭如栗敷於舍人性々

認爲越獄人拒之或戲之剃刀輒掩頭進匿如嬰兒

月性性快宏擲金如土倦輒張妓乐兀然坐粉中吟詩歌俗曲音吐雄爽四生傾耳然決不宿青樓時免其氣耳與人議論不合舊被叱咤其形狀如夜叉又云

月性嘗與賴三樹三郎等飲于月波樓醉後悵慨說法陳尊撰志三樹等皆五矣乃歎曰嗚呼月性學廉八宗忠孝至誠能動人非韓愈所謂墨名而儒行者耶云

月性幼時不好讀書母以為遲鈍督課甚嚴月性一旦感悟折節讀書年十五辭鄉游學

○僧月照京師清水寺成就院住僧也初名宗久稱久丸家世業醫久九年甫十五父垂井宗江鵝詣清水寺成就院托其住持藏海上人爲僧

侶

月照性悵慨重氣節善和歌天保乙未復代師藏海住持其寺改名忍向号月照嘉永甲寅春讓寺職於弟海信歷遊諸國以觀察世道人心下己冬夷艦泊浦賀港天下胸々孝明天皇深愛之月照先衆唱義出

入諸公卿門以勤王事又奉勅修法攘妖氣孝明  
天皇賞其誠忠至賜御書御衣是以幕吏尤忌之近  
衛忠房公恐其罹禍命避難於薩摩使薩藩士西鄉  
隆盛有村俊齊共俱

月照戊午秋九月十日與隆盛俊齊乃僕重助同筮京  
抵大坂適聞嶋津侯某稅駕於長下關乃欲謁之買  
舟而發阻風十月朔得達下關乃欲謁之侯已歸國  
隆盛乃欲先發告其主謂月照曰師當至筑前博多  
留俟予迎焉乃分年去

月照與西鄉分至筑或告幕吏追踪甚急既而福岡藩  
士平野國臣來曰事甚急宜速潛行乃自改名雲外  
稱月照弟子月照改名靜溪院銳水僕重助改藤次  
郎皆偽裝道士下筑後川從久留米若津抵柳河小  
保又買舟而發上薩摩市來港至第二關諫說諸鹿  
兒嶋道士清淨光院關吏叱不久乃轉取迂路海瀕  
十一月得達鹿兒島

月照至鹿兒島也直詣清淨光院是日訪隆盛而島津  
侯既病歿終不得謁相對而居無幾何聞追捕又至  
乃欲同隆盛等避難於日向泊舟于御舟浦時會望  
夜大月霽朗閑宴吟賞酒酣慷慨書和歌示隆盛隆



盛受而懷之，與月照相抱而投海。國臣等大愕，各入海極之隆盛幸獲，而月照則勿可救云。

月照之投海也，翌日藩廳遣吏檢之，隆盛夾囊中有月照歌二首。

其一曰：大君乃爲爾波，何尔加惜加羅年，薩摩乃世登尔，身波沈無登毛。

月照之死也，國臣等復還薩旅舍，嘆曰：我輩今罹幕吏毒手，必矣不苦，割腹而死。藤治說以未死，既而國臣終於日向，藤治押送京師。月照死時年四十六，葬于薩南林寺。

月照顛沛流離之間，或問曰：幕府搜索如此，師若被逮，捕能不變節乎？月照笑而咏歌，示之曰：弓矢登留身，尔波阿羅祢度比登筋尔，立志心乃末和加盤羅志，其志如此。

○浮田一蕙名，可爲京師人也。其職画院寄人，也一蕙平居喜讀孝經，諸誦不錯一字，教子弟必先以孝經營，創意作孝經圖，獻之天朝，常謂門生曰：画雖小技，半其關教也，大矣。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君，彼從粉飾花鳥以悅俗目者，非我從之画也。至於比隣化其教行，以孝聞者，三人。

矣

一蕙悵慨嘉永丑癸米艦之來也適在江戶謂其子八郎曰志士報國之秋至矣然非依賴於右族巨藩志不可成乃請長州藩編八郎其隊伍既而幕府講和米艦拔錨而去

米艦之去也一蕙不憤勝每有乞画者輒作神風覆夷艦圖以與之安政甲寅米艦再來川壽一蕙遣八郎察其形勢圖其地理將有所策是年皇城災以一蕙班画院寄人也召選画御屍刃竣憲賜當是時外患日迫國事日非一蕙乃因當路某公上時務策一篇

天子嘉納之問其名則画御屍者也五年戊午秋幕府起大獄天下多被羅織一蕙父子亦繫獄尋押送江戶京師人池內大學亦踵至一日幕吏同詰之

一蕙執義不屈大學吐言曖昧稍阿幕府一蕙還囚室大怒責大學罵曰汝非士也大丈夫寧爲溝中鬼豈可屈節哉八郎素與大學相友善乃謂八郎曰汝宜速與大學絕交不肖則吾絕汝因激昂論君臣大義聲聞室外已末秋獄讞藉汝其田宅被放父子歸京師一蕙囚中病瘵遂不瘥至此沒年六十五嗚呼

哉

一蕙通陰陽家術甲寅災後造營 皇居也上言曰昔者慶元之造營百度苟簡皇居不復旧觀寬政之造營白川侯董役稍廣其前庭然南門突出宮垣四隅缺矣夫万乘之居而隅缺不祥也尔後災變由是也由是造營全

○齋藤三平者與州盛岡人也初名某少而慷慨學長于經濟

三平年十七慕幕吏高橋三平者有感推自更名三平仕南部侯為近侍兼會計職嘗為其藩說豪富石橋

弥平者借金三万兩年二十二辭職歷遊諸州遂至干江戶卜居桶町為商屢上書幕府閣老某言蝦夷開拓之為急務南部侯又起為勘定奉行使之謀進家級驕從前頭用金章棧三平乃百方請要路終得聽馬

三平薦橫澤某居要職某反忌其才譖奪其職欲送之盛岡而鳩殺其友施輪某贈書告其姦謀三平既脫走匿與岩城某藩鳴其脫走罪訴幕府捕三平將致藩三平訴冤町奉行烏井其々允之乃欲鞫其曲直召橫沢某々稱病不至然三平冤白唯譴其脫藩之

罪不許往江戶

三平獲罪，乃住墨東小梅村。時夷艦來浦賀，天下洶々。三平竊憤慨曰：我有一策，彼可擊破也。乃命畫工作戰捷圖，裝屍建其書齋，輒賦詩曰：

亞夷連年存乞盟，來泊內洋勢縱橫。藤子憤慨竊有策，自道一戰殲渠兵。乃使畫工圖其事，其圖一々快人意。鐵騎蹴波白雪斑，醜虜驚說天兵神。火槍巨礮紛委地，敗走無遑轉火輪。天兵乘勝如破竹，輕騎追及只一蹴。輪劍抽旗爭先登，亞夷舟中指可掬。日本之刀誰克當，左屠右剪似驅羊。暮雲慘澹風冷々，擲

聲涌動大東洋。惜昔豐公壬辰役，人道瓦解竟無敵。藤子此圖頗相似，我和異日奏此績。嗟呼田野蓬蒿中，誰知忱慨有苦翁。我亦切齒常嘆此，今對此圖恨成空。三平視而欣然曰：先生可談也。乃命酒款接，後屢論時事。

三平又上書閣老阿部某，言蝦夷開拓事，其奇而薦之。幕府赦給廩十入口，將有所大用。適某死病，三平之建言不行。當此之時，世一變，海禁已弛，遠人麇至矣。

三平雇米人某，自揖貨，謀開拓，從事於礦及殖物，無幾

罹疾殄實久元年酉九月六日也米人某常深服其才學云

三平爲人麗眉脩面清瘦如野雀常默然端坐如有所深恩者

○川賴大宰名定字子靜號狂葦膳所藩老臣戶田五左衛門第四子也出爲聖護院法親王家臣池田某養子配其女夕爲人聰慧善事其夫池田氏出自川瀨氏故至太宰復之

太宰爲人慷慨有學識嘗憂時著近世史略若干卷其起于德川氏初世訖乎外夷登城之際又精天文地理曆筭推步術著中星表日影表江州指掌圖等若

于卷膳所侯聞其賢欲使與政務召之太宰固焉嘉永祭丑米艦來下田港太宰慷慨憤激論尊接大義策海防急務以上言於膳所侯者三矣文久壬戌薩土長三侯上京太宰大喜交結天下志士奔走拮据以勤王時海內之士蒙幕府嫌疑者多潛匿其家矣云

太宰勤王時元治甲子七月之變太宰憤激殊甚乃唱勤王諸侯合從之說從水戶島原膳所藩之士七八名抵因幡其藩立異論不內抵備前亦不內遂與膳

編年古事卷四  
所藩士神原某、澤島某、村田某、俱抵周防、謁流寓七  
鄉、既而諸卿之長府、太宰、又往謁焉、遂至于萩城上、  
書於城主曰、

某謹白、長門宰相公閣下、伏惟自醜夷來我國以來、  
天下之勢、駸々乎日赴衰弱、腐微之鳳詔、終莫奉之  
者、天下之志士仁人、不勝才腕切齒、當此之時、閣下  
獨奮然先天下之諸侯、唱尊攘之大義、走卒兒童亦  
知其誠忠、然而去年八月、變起乎不意、閣下之志、垂  
成而不遂、姦賊跋扈于朝、暴威以迫乎至尊、欲舉  
堂々神聖之域、化爲禽獸世界、於是乎閣下不忍傍

觀坐視、舉兵擊賊、即去年七月之舉是也、然而不幸  
軍不利、姦賊益恣其兇暴、誣閣下以朝敵、將欲逆用  
征代之各而傾覆其國、其狡黠姦謀、實可惡矣、當是  
時、苟抱勤王之志者、誰不欲依賴閣下而遂報國之  
志哉、而閣下反信矯詔之詔、長朝敵之名、縮々恭順  
不知、陷乎賊手之術中、深自罪劓、聞七月之舉、家臣  
七人、首又多幽閉正議之士、此所謂自招禍敗者、切  
爲閣下不取也、夫所謂朝敵者、非乃幕府及會津等  
而誰、不待彼之來自我攻之可也、今日天下之諸侯  
若從賊、願使而我則是亦賊耳、我豈赦之哉、昔者楠

廷尉之籠千窟也。北條氏率八十万之兵以擊之。此雖出北條氏之方寸亦假光嚴帝之敕命。則廷尉亦當時不免乎朝敵之名矣。若廷尉而畏朝敵之名。瘠勤王之實功。縮々恭順而戢干戈則焉得奉中興之偉績哉。閣下則今日之捕廷尉也。宜以廷尉之心爲心。果以廷尉之心爲心。則防長二州。卽千窟也。以二州之精兵。當天下狗鼠之徒。何畏之有。何恢復之難之有。某雖在草莽。勤王之志未嘗一日摧折也。竊聞閣下之高義而心竊慕焉。去年七月八月。變故以來。同盟凋零。宿志不得伸。今愷拉義故三名。而癸上國

入雄藩。俯冀閣下不渝其夙志。確乎唱勤王之義。解教士之幽閉。俱戮力圖恢復。則姦賊無所施其詐術。延頸伏天誅。可筭日而仁也。某等雖不肖。請與聞其謀。爲事關天下之安危。情出杞憂之切迫。不願越敗之罪。布區々之愚。襄於左右。不勝恐懼。候命之至。書入不報。

太宰微行京師。被逮捕。繫獄。捕手抵其家。將縛其妻池田氏。池田氏從容請少間。曰：更衣服而就縛。捕手許之。池田氏入室。悉束良人與義。故性復書。燒閱時事者。投之火中。自刺吭以死。捕手空手而去。太宰丙寅。

夏終被斬

○大鹽平八郎名後素字子起大坂府生夙慕王陽明爲人治其學敏乎吏務文政丁亥捕耶蘇教黨于京攝間有刃亡又有猾吏茲卒與豪富交通蠹政陷人者事連及權貴從僕吏皆危懼不敢問適高井某莅府治命平八糾察之乃憤然爲之施設秘策適伏發茲巨魁自刃餘黨悉獲論法行刑舉其贓得三千餘金賑恤府下笮獨其他斷獄皆此類也

庚寅出令喻破戒浮屠者三而逮捕其不俊者數十人

悉所流遠近靡然仰其治風于時年三十七高井某年殆七十以老病上書辭職平八慨然曰余本微賤而蒙公之知遇言聽計行除衙蠹鉅民害規僧風以立切績矣平生讀聖之書從事於良知之教獨不愧乎心乎乃賦招隱詩云

無切渙釣亦應非湖上煙波好正掃賴倚吾公時効今秋共製支荷衣

平八既致仕以陽明之學教授生徒々々或有衷心者輒戒之曰

世爲海身爲舵心爲舵身舵絡日浮沈世海如無心



挖則未爲利雨名風慾瀾情波所覆溺者幾希是故  
要不喪性寶者宜堅執心舵以渡那無涯無底之世  
海矣縱逢風雨波瀾庶免乎覆溺之害也問心挖何  
之謂也答曰心舵即良知也

平八之致仕也天保八年丁酉米價騰貴貧殆餓死平  
八憂之乃建一策欲令府下富商各出金以救之使  
其子格之助說之跡部山城守某々喑然而笑曰平  
八癡狂耶何言之過也格之助歸報平八大怒且嘆  
曰傳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曰小人之使爲國家  
害並至信哉此言也近年天異地變指不可勝縷

而有司恬然酒乎酒色乎漁賄賂公行愛憎任意士  
氣不振廉耻掃地吾豈忍坐視哉乃賑貧民人金一  
銖凡一萬人喻曰若見火起則疾來集又移檄攝河  
泉播煽動窮民文意在乎代天拯民二月十八日事  
發覺十九日跡部某伏兵召其黨瀨田濟之助小泉  
淵次郎二人覺走伏起斬淵次郎濟之助逃歸告平  
八

平八聞警迺急集黨總得五六十人發砲縱火樹旗二  
道一書天照太神一書南無妙法華經蓋表代天拯  
民之意也跡部某等帥兵攻擊大破之斬獲數十人

而平八格之助不知其所之

平八嘗自他歸與夫不知客爲平八共語平八之政績且曰今而不去職他日將墜令譽平八意有所感發還家厚謝遣之與夫駭愕云招隱之念蓋自是決也云

平八之亂府下豪戶率爲其所火而竟不敢怨至今猶稱爲大監公云其人品之高政績之偉亦可以想見矣

○酌井躋庵者加賀人也業醫於京師爲人慷慨憂世常欽慕長侯勤王事欲其舊主亦如此思

爲竭力焉

躋庵一日訪某氏家座有冊子紀時事者躋庵見而請借之主人曰此世上雜說何所用躋庵曰欲昧我藩邸人以方方今天下之形勢耳主人曰貴藩以堂之大藩方此國家危急之秋未嘗聞有一人爲皇國竭力者昧之復何益不昧也而可也躋庵慨然嘆曰宜矣爲諸君所輕蔑也我國百萬石之大藩而因循苟且徒消過歲月知大義名分所在者鮮矣此可愧之甚也声淚俱下不能仰視一坐皆感動焉其剛篤可見矣

躋庵之在京師也聞婦小路少將公知之遇賊害于朔平門外乃憤甚乃急作匿名書郵送金沢城以報京師之動靜於是藩主大驚使老臣本多因幡上京以周旋於王事初加賀藩君臣得匿名書不知所誰為後知其為躋庵所為大稱其志

躋庵屢報京師動靜于加賀關藩頗發憤勤王躋庵大喜百方竭力使藩士交結勤王諸藩文久三年癸秋八月十五日禁門之變一時正氣歸地躋庵慷慨切齒曰此吾竭力致身之秋也乃奔走四方深聽諸藩議論以報長藩誓欲洗長侯父子之冤又頻報時事於加賀藩主大興起親上京鞅掌于王事其所

冒從之士大野木忠三郎不破富太郎青木新三郎等屢詣長藩邸一日慷慨謂其藩士曰方今茲臣滿關下將排陷賢公父子掃九重雲霧貫徹懲讐之敵慮此則寡君之微志也臣等雖不敏將有所與力焉弊藩與貴藩久疎然辱辱使命是以弊藩主臣尽感服臣等敢謝

元治紀元甲子秋七月十九日輦下蹠血之變加賀侯出兵於近江進屯阪本大野木某等竭力謀議既而長軍不利大野木忠三郎駒井躋庵等皆歸京辭加

賀云

躡庵等之歸加賀也。歸則藩論一變。大野木忠三郎不  
破富太郎、青木新三郎等皆屠腹以死。躡庵下獄病  
死。

○御堀耕助者山口藩士也。名直方。初稱大田市  
之進。為人魁岸勇武。絕人。年十八。東游江戶。學  
劍於齋藤彌九郎。每朝蚤起。試技數十返。已而  
其技大進。為塾長。恒代其師。徃諸侯第。授劍技  
居四年。迺歸。又游學鎮西。既而為毛利世子近  
侍。無幾游京師。

耕助少時勵精苦學。其父嘗携詣村田織部。請教某。乃  
書拔山、鯨海。唯精意勤學。晨昏須戴星之句。以與焉。  
耕助終身誦之。雖醉臥未嘗晏起云。

耕助之游京師也。中山公忠先稱兵於大和。而不克。統  
從七士。走長門。耕助謁諸途。遂與俱。西兄治紀。元夏  
以浪士隊參謀在京師。是歲七月十九日之役。為福  
原某一乍候戰于藤之森。初長兵整隊。徐行。幕兵忽  
發巨砲擊之。長兵有死者。耕助乃大怒。從一騎叱咤  
揮鞭馳之。敵驅見而誰何。耕助大聲呼曰。長藩太田  
市之進直進。拔劍斬之。騎顛墜而死。長兵乃鼓譟而

進放是市之進勇名大揚幕兵之侵長也市之進拒安藝道力戰卻之以功爲參政明治二年己夏以主命航西洋九月復命後朝廷屢徵之以病固辭焉四年夏五月十三日遂歿

○小倉所平日向國飲肥人也性剛毅嗜武最好槍術及弱冠悟不可學忽乃遊學東京

所平之遊學東京也無幾而有戊辰之變以藩命屢往來于京攝及長崎之間使不乏軍器其後再至東京入南校數月拔擢大學權大丞尋官遊英國留學數年其業大進歸朝當時雖不下留學生數百人以小

倉爲最當時征韓論方盛西鄉等以征韓不行退職所平亦懷不平歸飲肥西壯士誓云吾思他日不可無征韓事當其時爲先鋒以爲報國陰蓄兵器講武事既而江藤新平起兵敗走終里飲肥投小倉家小倉重友義竊買輕舸而使江藤等逃江藤等反就刑小倉所平亦坐法禁錮數月期滿放免焉

所平之被放免也復至東京爲陸軍省七等相等雇然不喜政府之所置常快夕不樂偶聞鹿兒島叛徒起相共欲舉兵直歸飲肥至鹿兒島以日向兵衝豐后欲令官軍後顧西鄉等雖知其策危疑止之且令乞

來援小倉拒之將有所上京建議焉肥後之戰益急其義友多戰死義爲不傍觀再入肥歛率兵出豐后屢與官軍戰不勝被微傷退延岡療養知事不成遂屠復死時明治十年八月也

所平曾交與前原誠等頗有聲名里人稱爲歛肥西鄉云

○江藤新平肥前佐賀人也世夕仕錫島家爲微臣

新平爲人活潑果斷家貧好讀書三條氏等五鄉謫居太宰府也江藤脫其藩從一鄉無幾歸藩藩主鍋島

閑史奇之維新之後薦政府爲三條監察使下東武與江藤大木等從行之後又與島義勇各賜賞典錄百石任中辨

新平之在東京也明治三年十一月廿日夜有刺客要擊新平退朝之途于櫻田門內江藤氏拒之被傷蓋佐賀藩之不好改革者爲出江藤之意中欲刺之也新平又歷任文部大輔副議長同五年爲司法卿日夜匪勉王事

新平於司法事務多所釐正于今用其法者不少矣曾議設各府縣裁判所與大藏省及確執同六年與後

藤大木等任參議

新平之隆參議也與西鄉等主張征韓論不行遂去內閣尋副島氏等有民選議院之建白新平連署之建白云

其大要曰諸府縣出代議士採輿論公議立國憲以矯有司專制之弊大建國礎

新平熟達事務且雖有才幹性甚短慮以征韓之議不行懷怨望居常怏怏不樂時佐賀之士族沸騰其黨上京欲擁戴江藤氏新平諾之直歸縣與島義勇等舉兵佐賀拊佐賀城連戰不利敗北與中島山中香

月等至鹿兒島謁西鄉欲告其情實乞力濟西鄉不聽又至日向飮肥投小倉所平家直買船從其僕兩人渡四國終於高知縣下田浦就捕明治七年四月十三日於佐賀所梟者時年四十

新平就刑從容賦國詩

曰國表思布人古曾知羅女真須良男我心津久志乃袖乃淚波

且由我企征韓不成今雖就死不數年再征韓之議必起至不出不可問罪之死至其時可知吾心之真云

○前原一誠者長州人初稱彦太郎性剛強通漢學達擊劍云

一誠戊辰之役奉藩命出張東北大有功賜賞典錄六百石爲越後府判事明治二年七月任參議叙從四位十二月轉兵部大輔同三年九月與大臣有所議論不合而罷職歸故山

一誠之歸國也佐賀之亂受縣令中野氏依頼作書諭縣下之士族使勿動搖其書一自傳藩世上名聲頗聞四方以薩西鄉長前原至相比士人來訪者陸續云

一誠閑適一日思維新以來已經數年上下交征利人心日離常懷不平快々不樂同九年與熊本神風連及在東京永岡久茂通謀集橫山俊彦奧平謙輔等百餘人以除君側之毒爲名遂抗戰官軍朝廷奪其位記一誠每戰不利遂所斬年三十九

監刑有國詩

曰鹿表左志馬登云登茂世乃中又我真心波神毛知羅舞

○西鄉隆盛者鹿兒島人以文政五年生初稱吉之助號南洲爲人豪邁容貌亦雄偉肥大若冠



時遊水戶人藤田東湖門

隆盛之遊水戶人藤田門也一日東湖與客開宴偶取杯指西鄉辭不受且曰待先生酒席恐有不敬故不飲也東湖微笑曰假令損敬酒間不應師命非真英士終喜頷數杯云

隆盛在東湖之塾也東湖每曰繼吾志者獨此少年也時隆盛大書曰一寸英心敵萬夫

嘉永年間西鄉遊京師與成就院住僧月照深交安政五年朝廷欲下敕書水戶近衛氏使月照報之水戶月照乃謀西鄉將令赴水戶隆盛不肯月照猶強不止而鄉諾至水戶果事不成既隆盛復上京勤勞

王事

隆盛之自水戶入京也時幕府嚴捕勤王之士如隆盛伊知地正治海江田武治特為幕府所屬目雖然亦憚薩藩勢容易不下手唯月照以逮捕之嚴西鄉與海江田謀垂之駕輦夜半出京海江田云捕丁若迫必斬之西鄉不聽互激論隆盛斫曰斬亦有機會君唯見余劍海江田服之二人先後獲駕輦走捕丁追來敢不近云

隆盛推月照歸薩戶時十一月十五日也偶隆盛至月

照旅館共語不堪悲憤遂絢投海急乘船時月明水面如鏡豫具酒食宴頗酣

隆盛之與月照出薩海也月照出懷紙書一首歌示西  
側隆盛取一見直收懷中

其歌曰二津奈岐道又此身遠捨遠歸祢浪並波立  
且風吹波吹計共出船表眺望談話暫與月照相抱  
而投海國臣等大愕各入海拯之隆盛幸蘇而月照  
則不可救云

隆盛之投薩海藩吏憐物議流西鄉大島隆盛改名稱  
大島三左衛門蓋被流此島及二度也隆盛在大島

數年身窮志彌堅學識亦大進步既藩主赦隆盛擢  
參藩政

隆盛之逢赦參藩政也幕府取三條氏自筑前欲幽大  
坂隆盛頗尽力事止勤王之士披逮捕幕府依西鄉  
之力免者不少隆盛又遣使長州結和親協力欲到  
幕府自之與長厚

慶應三年十二月隆盛參朝廷大會議與岩下大久  
保等為參與

明治二年東征之師下也隆盛從大總督宮東下至高  
輪時勝安房善以識西鄉說之乞恩命西鄉徵其寔

效安房期明日開江戶城言去時夜半隆盛曰既說開城何待明日安房諾歸官軍直入取城兵倉皇解散后出張越後東北平定之後賜賞典祿二千石又爲成義議隆盛辭歸藩爲大參事時普佛戰爭之起其從第大山巖勸同行于佛國一旦結其約托事不踐其約云

明治四年廢藩之內議起岩倉大納言及大久保參議至干鹿兒島隆盛乃率兵上京與木戶大久保二氏往高知伴坂垣入東京任參議叙正三伍尋任陸軍大將

隆盛任大將無幾主張征韓論不行罷職歸耕故卿再後朝廷屢召稱病不應客至敢不面家人時無知其所云

隆盛在高官時出入無馬車起居無待妾旨節儉辭賞典祿不許因爲資之設鹿兒島私學校又留學諸生數名於歐羅巴州如月照祭祀料皆西鄉爲所辦而鄉之擢冠歸鹿兒島也世人亦稱其勇退高潔一世之豪傑景慕者不少名望益高西鄉不出如何蒼生佐賀熊本山口之亂有欲舉兵者西鄉殊鎮薩士壯士激氣愈熾至不可制之勢明治十一年一月私學

校黨遂襲鹿兒島彈藥製造所時西鄉在大隅高山  
私學校黨執警部中原等爲暗殺西鄉等之舉告之  
西鄉令歸鄉

私學校黨之起也西鄉爲未至機深歎息無止遂決意  
召縣令大山綱良于私學校曰使今有之地使生徒  
不使彈藥棄掠之舉雖然至今日不能如何中原等  
密謀之儀親率兵上京尋問政府遂舉一萬五千大  
兵與桐野篠原等率兵入肥後連戰不利走日向退  
鹿兒島銃裂彈尽遂決死

隆盛等圍熊本城官軍長驅抵熊本賊解圍而去先是  
山田頭義等戰八代日奈久之間大敗賊顯義益戰  
間常帶二三隊探偵戰線地理能記其利害然後臨  
戰故舉無遺算屢獲奇捷兵卒喜爲之用於是川路  
利良高島鞆之助擊御船鯨村賊頭義走杉村賊直  
攻川尻西鄉等知前後受敵不可支撤諸軍火營而  
去山川浩以一中隊進到熊本城々中大呼々聲動  
地時奧保鞏亦在前軍追躡敗賊收兵於城明日各  
旅團皆到與城兵共輸送糧穀彈藥于城中初隆盛  
欲向熊本也

時西鄉小兵正進曰僕敢先異議夫懸孤軍抗天下宜

出奇以制勝爲今計者先以精兵數千乘蒸氣駛抵長寄乘夜上岸一隊速襲縣廳一隊放火兵營諷港即陷雖有敵艦千百乎莫田救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諷港既陷不啻斷官軍之衝塞上國之援而金穀彈藥亦給資焉熊本鎮臺聞之不得不出援我俟其出徑自川尻進圍鎮城々中駭愕固不能防也既陷長崎又取熊本則筑豐嚮應不復血刃而西海定矣

西鄉弗聞曰兵有先名者我今聲言大軍東上熊本鎮臺將望風潰散且海戰非我所長長崎又非寡兵所能守也設敵艦虜至爲其所取則大挫我兵氣不若吾以我全軍陸路鼓行也小兵衛知其不可爭乃不復言云

隆盛之走田向也悟事不成會諸將出謂曰時運不利連敗終至此極雖然諸君武勇驅僅々薩隅二州之士以若天下之兵干半歲之久寔丈夫之事畢矣今而戀生貽羞則我必知諸君爲所不爲而尚貪餘勇誠必死之快戰使無智兵卒隕命于矢石孰與我輩自尽以助之我志決矣滿坐默然新介進曰西鄉先生之言誤矣我軍雖連敗之後猶有五千兵宜擇死

士衝圍縱橫突擊乘其隙或遭得志之機假令半途  
彈尽銃裂而死亦足使以鹿兒島勇士勇武光于天  
下後世耳安爲束手而自戕乎利秋等皆贊之夜半  
以精兵三百突出勢如風雨直衝本營我軍不能支  
時天既明野津三好兩少將執遠鏡望豐後地方事  
出不意僅以身免云

隆盛之入城山也使山田野一輔何野主一郎至我營  
河村參軍見二人問其來意答曰欲辨我輩爲義舉  
耳參軍詰問數次二人遂悟匍匐謝罪於是留主一  
郎遣歸一輔以報隆盛及去山縣參軍亦附書致隆

盛云

城山之戰隆盛在岩崎谷有人刎其首而去有一卒能  
知隆盛者今就驗其屍肥大而無首者股間負一銃  
傷右手有三刀痕於是始知其爲隆盛四出搜索獲  
其首云

隆盛好詩文善書其遺墨死後益有聲價岩崎洞中詩  
云

百戰魚刃半歲間首邱幸得歸家山英傑向死如仙  
客晝日洞中棋響閑

西鄉隆盛主張征韓論以其議不合辭職歸于

鹿兒島設立學校教誘壯士居五年焉遂託名於刺客之事師其從兵將東上途圍熊本城竟不能拔焉且戰且退終死於城山或曰使隆盛行征韓論國家之不幸莫大於此何也兵者兇器也雖國富兵強不可漫用也况夫維新之際人心未循撫國力未強盛方此時驅全國之兵馬以爭勝敗放海外之國不啻無裨益而衰耗必兆于此昔者豐公之伐朝鮮也兵革相踵殆數百年以故將練於韜畧士長於刺擊夫以長練之師攻擊外國八年而海內之粟盡於運論人民之尸暴於原野有識之士以爲流武不亦宜乎夫明治之中與隆盛引候伯之兵與幕府戰于中原遂雖以成克捷之功而其才畧必優於豐公乎以豐公之英邁經八年之久獨且不待逞其志則雖隆盛不能朝出師而夕取之誠不待誠者而後知也故我與彼兵結不解以經歲月則保無海外之國乘其虛而窺其邊者哉倘有乘虛而窺邊者則火艦必乘其運糧中間而至非如曩時布帆之船賴風順逆而爲遲速則此我與彼爲螻蟻之鬪而遇於渙之患也

然則朝廷之不許征韓，其有見于此歟。然隆盛身起於小吏位，極人臣之地，世以稱明治之元勳。國家之柱石矣。其屈居也，天下之人皆伺其動靜，其起兵也，天下之人皆抱累卵之危。則隆盛之起居未始不關係人心矣。豈其無智勇而能如此哉。

○木戶孝允者，以天保四年生長州，本姓和田。幼養桂氏，稱桂小五郎，少驕悍，不羈其母，常戒之不聽。十三時，其母罹病死，君自是深有所悔悟，始就學云。

孝允之就學也，與同藩士吉田寅次郎結交，兄視之，無幾遊江戶，入齋藤弥九郎門，學擊劍，爲塾長九郎大愛之。

孝允之人齋藤塾也，又出入江川太郎左衛門、中島三郎平、勝麟太郎門，聞西洋風儀，有所得。時長州藩邸分有備館爲擊劍、漢學、國學及洋書記本，數部君爲之講都。

孝允之在江戶也，坂下門內之吏內田万之助聞孝允之名，未一面識，來見君而胥腹當是時，幕府築砲臺于神奈川外藩，士人不得見之。孝允乃變身搬土夫。



始終從事其業云

孝允去江戶至京師通謁紳縉廣交天下有志文久三年八月十五日之變長人皆去京歸國孝允密止邸中云

孝允之止京師也元治元年長人舉事之前夜孝允引兵士着因州兵肩標人因州邸促應援園州人不如約及兵敗置身無所云

孝允之身逼也容身無所時岡部氏在三本木使慧有節以身庇孝允夕夕園繞逃行丹波時孝允改名木戶準一郎寄身博徒酒客間陰窺時勢俗論黨弊之

後藩主召還孝允為大監察使調理藩政尔後罷勉

藩勢云

孝允之歸藩也擢大村益次郎依蘭式令定兵制先是同藩士吉田寅次郎松死幕府手士皆以所事吉田事孝允云

時土佐藩坂本竜馬憂薩長阻隔往薩邸說西鄉大久保諸氏又來長說木戶氏尋黑田大山諸氏亦來焉孝允受藩主命與品川弥二郎等密至京師薩邸於是薩廣調和全成遂贊復古業

孝允之在京師也明治元年五月君微為總裁局顧問

尋爲參與

孝允之在京師爲參與也。時藩主在山口，乃歸國勸版籍奉還。藩主默思頃之曰：善汝善爲之所。孝允感泣而退。既出藩，主起呼之，返謂曰：予既諾之，然今也戰士氣激昂，汝若容易發說，恐有不測之變，宜視機爲事。孝允歔歔復不能言而退云。

孝允之至東京也，一日從容與大久保氏論天下大勢，語版籍奉還。大久保氏亦容其議。同二年，孝允解劇職，補待詔院出仕，尋賜賞典，錄于八百石，叙從三位。同三年，山口藩隊兵之亂，孝允在山口，隊兵迫孝允。

旅館。此日孝允幸在外免難云。

孝允歸東京，又遷參議。從岩倉右大臣赴山口，至高知，歸癸藩之舉基于此。

孝允以四年爲特命全權副使，巡行歐米各國。同六年歸朝。

明治六年，征韓之議起也。孝允辨爭其非，尋有臺灣征討之事。孝允又陳其非，遂辭官歸山口。八年，加大坂之會議。至東京，再任參議，爲地方官會議之長。其名大振。時朝鮮問罪之議起也，自請當其任。而俄罹病，心頗有所慨。歎頻生嘉遯之志。罷參議，仍使內閣顧

問病既愈車駕監孝允染井別內莊云

車駕之東巡也孝允從東巡親觀民間之事情悲地方

衰殘屢々奏之

孝允常注意損施政之急進如華士族家祿所分最所

其憂慮而公債証書之制出也孝允於毛利家財政

大尺力欲施鹿兒島士族特別之所分也孝允大陳

其不可云

明治十年 車駕駐西京孝允扈從偶鹿兒島之變起

孝允切奏駐輦西京發征討令自請當征討之任時

大久保公自東京至孝允與之爭

天皇亦不許

老允之在京師也憂天下之事餘發宿病為肝臃肥大

症五月二十五日勅叙勲一等授旭日大綬章參議

伊藤博文代孝允拜受明日公薨年四十二

孝允之薨也

天皇痛悼勅曰公誠忠愛夙傾心皇室獻替規畫大

展力邦歛贊維新之洪圖表中興之偉業切全德豐

有始有終洵是國之柱石實為朕之肱股茲聞溘亡

曷堪痛悼因贈正二位從賜金幣

孝允之病革也

編年抄卷之四  
車駕臨其旅館親慰問之是大織冠以來所無之典也

老允之在世也行極篤敬每朝拜考妣木主十餘年間如一日而風神高邁敬賢愛才接人極溫客至自送敬之與人往復文書不用書辨性善感恩抱義又善詩文工書云

○大久保利通者鹿兒島人旧名林市藏以文政十二年生幼倜儻不羈卓越群兒及長剛教學涉和漢云

幕府之未往來京都出入朝臣家與各藩有士談時事

又容土州人板本龍馬說和親長州與西鄉共至長州通謀議入京師云

王政維新之初君徵爲參與兼內國事務哉既而上帝都可選大坂之議

曰休惟鳥羽之役雖官軍獲大捷賊魁東走列藩嚮皆未定外國交誼未全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也中古以還偷愉爲風天皇深在簾內足未嘗蹈地九重深遠自與人間迥異其得近補座者弗過公卿數人豈非悖天理之甚邪夫敬上愛下則人倫之大道也雖然推尊失道則乖戾天理否隔上下是古今

通弊也。故今將改刃幅之旧習，施簡易之新政，且平安地勢狹隘，別爲一疆，要非基聖猷之地，是以今又將遷都於大坂，釐革百弊，此二者皆今日之急務也。豈非宜速舉行者邪？伏願

主上英明速賜英旣，公之表入。朝議嘉納之後，遷

幸關東云。

明治二年，公任參議，賜賞典錄千八百石，叙從三位。明年隨岩倉公赴鹿兒島，使島津氏上京，又與西鄉及木戶共往高知，伴坂垣氏歸，廢藩之議成。于茲尋顯官之任，有免轉大藏卿。

時特命全權公使之派出歐米也。大久保公、木戶公、伊藤公、山口公爲之副使。同五年一歸朝，復航歐州。同六年歸朝，再任參議。時有征韓之議，君等非之，遂生內閣變更。西鄉等退職，既欲大皇張內治，置內務省，公兼其卿。

明治七年，佐賀之亂，公引兵征之。時臺灣征討之事起，公至長崎，議蕃地之所分。次與支那生葛藤，公爲特命全權，辦理大臣差遣。清國議官高崎、高風、租稅頭吉原重俊、陸軍大佐福原和勝等從之。

十月三十一日，公與清國和碩恭親王等，交換條款。馮

單

先是公抵北京與柳原前光相見俱詰總理衙門與  
彼親王及大臣等討論臺事

公首爭其地之隸清與否不決公又舉二事問之約急  
答之及答及言竟屬無稽公前光再如詰之云

彼則責我征臺之舉背所交締條約之旨論責互迫而  
亦復不決約答而去詩論七回事竟不諧公怒作色  
而去急治行戒歸期

公之怒治行裝也遇英人威德以其公使駐在都下見  
二國事急居間調停和議遂成

公與清國欽明總理各國事務理藩院和碩親王軍機  
大臣大學士兼大法士事務文禪等會議條款互立  
辨法文法

曰各國人民有互往徠而欲受害之所應由各國自  
行設法保全如在何國有事應由何國自行查辦茲  
以台灣生蕃會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因奉國  
本意為諷蕃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蕃等詰責今  
與清國議明退兵並善後辦法開列三條于後款云  
尔

一曰日本國此次所辨原為保民義舉清國不以

爲不是

二曰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清國定給撫恤金兩日本所有在該所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則補銀兩別有議辦之說

三曰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是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所生蓋清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兇害

又會議馮單曰台蕃一事現在業經英國威大臣與兩國議明茲本日互立辨文法據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清國先准給撫卹銀十萬兩又日本退兵

在台地所有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准給費銀四十萬兩亦經議定准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國全行退兵清國全給附金額均不得愆期日本國兵未全數退盡之時清國銀兩亦不全數付給立此爲據彼此是各執一紙照存云

是歲十二月二十六日公至自清國謁天皇於太政官詔深嘉其功勞是日東府下之民皆樹旗張燈以賀國之無事云

公以明治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薨是日公參朝遂爲光從島田一郎等所刺創重終薨一郎等自首宮內省

即時就繩時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既朝在位聞變走出驅馬車抵紀尾井町點檢其屍將花毯裹遺屍扶載車上送至其第

天皇憫其死非命勅贈右大臣正二位侂賜金幣尋一郎等所斬

○三好監物者舊仙臺藩士也天資豪邁略涉書

史云

監物戊辰歲率藩兵一大隊入京師警衛禁內會有會津征討之命監物欲報之乃赴藩地時老臣坂英力唱王政復古非出朝旨之說一藩翕然信之討會之

議紛々未決監物大憂悶獨唱大義百方說諭竟蒙嫌疑見排斥既而與羽諸藩同盟之事起監物自退居米邑云

監物之退居米邑也時官軍自白川磐城兩道進其藩頗憚監物欲捕囚之遣捕吏數人於其家適監物罹病除起乃謂其母曰兒入逼且夕然死爲忠義鬼願使我君再仰天日今先母而死恕其罪又戒其子面助曰身死而魂未死我使不出三旬國論必改反正耳汝等繼我志遂自刃死

天朝詔追賞死事賜祭樂金云



○桐野利秋者鹿兒島藩士也始稱中村半次郎云

利秋嘗為藩兵士時在番京師與永山彌一等同尊王攘夷之論時水戶耕雲齋破幕兵困將上京來孰賀時利秋單身馳赴孰賀冒危險深偵事情再歸京師云

慶應三年德川慶喜有奏問之事迫禁內經一晝夜退二條城也桐野利秋守護宮門追會津護衛兵其特速人皆感服

戊辰伏見之役與永山有戰功自是在東征先鋒隊中之中進又有功

先鋒之着小田原也輪大寺宮出逃慶喜恭順之意利秋不聽又有僧來入賂利秋大怒追之遂進入藤沢

利秋入江戶無幾出張奧羽屢有戰功為軍監平定之後後賜賞典祿二百石

利秋後改桐野尋任陸軍少將巡回北海道建言屯田兵事後又為熊本鎮臺司令長官在熊本一年餘轉陸軍裁判所長住東京

利秋元與西鄉論不合始終獨立矣時征韓論之起也

以其持論同遂爲無二之黨與西鄉歸鹿兒島竟舉  
兵抗官軍云

利秋爲人豪勇好武云

○篠原國韓者鹿兒島人也爲人溫良篤實有沈  
勇多不誤事尤達軍畧西鄉隆盛談大事機密  
必與篠原一人桐野村田非既決之後不能知  
云

國韓用正兵尤妙伏見之役將薩兵破幕府兵上野之  
役及彰義隊未解散前導進兵士恐其死擁退之及  
七回其勇如此以故兵士皆願爲之死者多矣時西

鄉聞之憂篠原之死遣使令轉攻口國韓憤然曰西  
鄉氏爲以僕不足當此攻口也西鄉又使弟從道謂  
曰有他一難所子無當之之意國韓乃云聞有難所  
不赴遂引兵引退云

國韓後任陸軍少將叙正五位爲近衛兵長官時征幹  
之議起西鄉之辭職也桐野等亦去時種田少將等  
相言曰於陸軍士官如斯去亦不爲無慮矣然有篠  
原氏有桐野等雖去不足憂談論未止國韓亦去近  
衛兵一時煇然

國韓之辭職歸國也厚信西鄉常依賴之及起西鄉兵

得一陳入肥後奮戰遂死于吉次越時明治十年三月也

○大山綱良者以文政八年生初稱格之助鹿兒島士也食祿三十六石初以茶道勤好武術善擊劍文久二年島津久光上京也浪士倚之欲成事島津氏憂其過激遣大山等說諭之不聽及暴舉云

綱良戊辰之役爲奧羽征討之參謀至秋田畫軍議時仙臺使者來謂秋田隊將曰總督令歸京師薩長之士可逐大山聞之大怨謂總督遂斬使者十餘人梟軍門於是秋田一藩堅志後以軍功賜賞典八百石後爲鹿兒島藩參事又進其令

明治八年地方官開議之時論民會未可開其大要曰今開民會恐陷共和之惡弊可至人民議政府云

金祿公債証書之制出也鹿兒島之士族頗生物議大山直上京陳該縣士族他有異遂被許特別之所分云

鹿兒島逆從之起也勅使柳原前光抵鹿兒島島津久光掃第迎謁時參議黑田清隆大警視川路利良等

以軍艦七艘陪從前光命大山綱良解尚雄等幽囚  
拉之歸京師綱良陪從抵神戶將入京都朝廷不許  
褫其官爵送之東京尋送致之長寄所斬

○川路利良初稱正之進鹿兒島人也幼荷拔異  
群兒父母甚愛之使學漢籍及擊劍其業忽進  
人重之云

公戊辰之役戰于新瀉長岡會津等以切撰藩兵器奉  
行明治四年徵爲東京府大屬又進推典事五年任  
羅率長爲警保助兼大警部

公至歐羅巴各國調查警察法方歸朝施行之大有効

尋任陸軍少將兼大警視

鹿兒島之亂起也破薩軍歸京以其功叙勳二等賜旭  
日重光章

公明治十三年春 賜祭服金云

編者 野村胡堂

明治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版權免許  
同十七年一月出版

定價 金二十五錢

編輯人

東京神田區  
岩川町五番地

東京府平民

谷 壯 太 郎

出版人

同日本橋區  
本町南側

同

江島喜兵衛

同

同  
通子町五番地

同

大倉孫兵衛

新編 野村胡堂 卷

同

同檜物町並地

宮嶋儀三郎

同

同通平首並地

松田幸助

同

同南傳野並地

村上真助

發賣

同芝三島町

山中市兵衛

同

同銀坐四丁目

山中北郎

同

同銀坐三丁目

山中孝之助

發

京都寺町四條

田中治兵衛

允

同同三條

杉本甚助

同同南久宝寺町

前川善兵衛

同同南堂下目

松村九兵衛

同同比久堂寺町

前川源七郎

同同本町字目

岡島真七

同同備後町

吉岡平助

林

書

發

兌

日橋通三目

同通三目

同

同通三目

同通四目

本町三丁目

馬喰町三丁目

大傳馬町三丁目

北畠茂兵衛

稲田佐兵衛

小林新兵衛

丸家書店

牧野善兵衛

柳河梅次郎

石川治兵衛

東生龜次郎

横山町三丁目

泉橋田河岸町

淺草茅町三目

芝神明町

同

通油町

南傳馬町三目

同二丁目

出雲寺萬次郎

須原鐵次

北澤伊八

牧野吉兵衛

内野彌平次

水野慶次郎

吉川半七

有隣堂篤太郎

全三目

小林新造

神田松待

別所平七

全五軒町

小笠原書店

新大坂町

小林喜右衛門

日本橋通三目

鈴木常助

同檜物町

加藤正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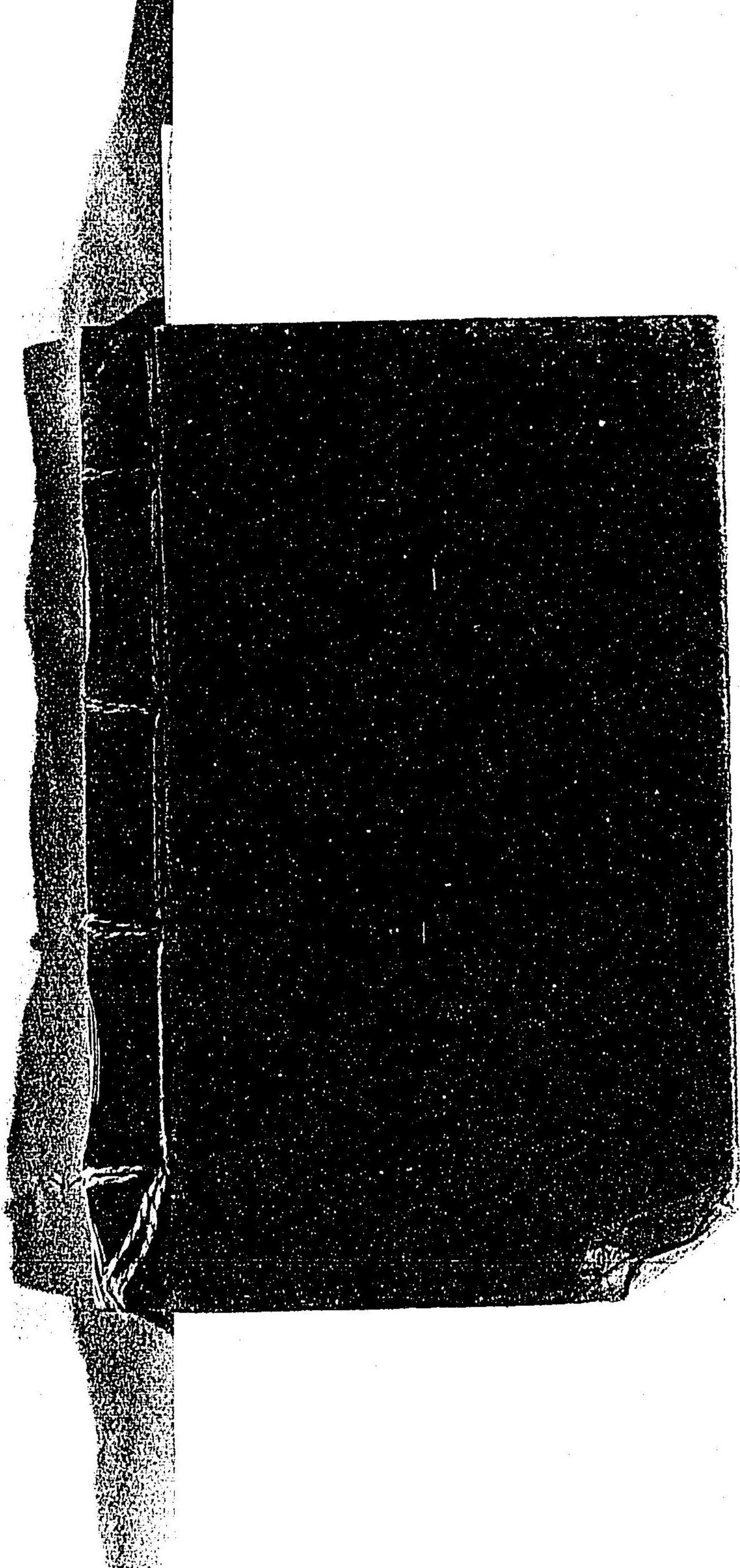
同通平目

江島伊兵衛

同通平目

秋田屋雅助





特59

794